

伙伴們

WILLIAM F. BUCKLEY, JR 著・姜恩娜譯





當代名著精選190

伙伴們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亨利·托德 (Henri Tod)

—— 本名恩力柯·托德懷斯。德國青年愛國抗暴秘密組織的領袖，是一位哲學家。

布萊克福·歐克斯 (Blackford Oakes)

—— 美國中央情報局情報員。

魯佛斯 (Rufus)

—— 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布萊克福·歐克斯的上司。

華德·烏爾布里特 (Walter Uibricht)

—— 東德主席，社會主義同盟第一書記。

凱斯伯·阿曼 (Caspar Allman)

——東德青年，華德·烏爾布里特的外甥。

克勞蒂亞·吉爾絲 (Clandia Kirsch)

——凱斯伯的女友。

柯蕾婭達·托德 (Clementa Tod)

——本名柯蕾門媿娜·托德懷斯。亨利·托德之妹。

狄米特利·葛辛柯 (Dimitri Gouzenko)

——蘇聯格別烏情報員，柯蕾婭達之夫。

布魯尼·萊斯提格 (Bruni Lestig)

——德國青年，亨利·托德的第一助理。

1

馬林號上面一切順利——當你的妻子，兒女，護士，祕密安全人員，四個副官和一位醫生都在船上的時候。不過，他喜歡一再提醒同船的人：這是他『父親的』船，不是他的。他愛的是揚帆破浪的調調兒。偶爾，他還有這種機會；却絕不是在今天大隊人馬隨行開往大島，同享午間野宴的情況下。

噢，諸事都將順利無虞的。天氣是那種少有的和風麗日，藍空如洗的天氣，因此，海岬的輪廓讓人看得一清二楚，像是突峙於海天之間的第一道防線。為什麼華盛頓的天氣不能像鱈岬一樣呢？哈，他知道為什麼了。因為從來沒有一個類似於總統事務總檢會的組織來深入調查這問題。他一定要記得把此事列入會議程序之中，以便求助於艦隊司令阿布柯克。阿布柯克是個老好人，連當著總統的面露出微笑都覺得失禮。『司令官，放輕鬆點兒。』接著，他也許看看手錶，說道：『微笑吧！十秒鐘無妨。』總統可以把這種事情輕鬆裕如地應付過去，因為他平易近人，不拘小節的作風不致使對方難堪。

嗯，接著嘛，他應該發表他對於機動船隻難以抵擋帆船的看法了。他挨著大副，小心翼翼地站在木製涼篷底下的甲板椅子上。涼篷一直延伸到甲板後部開放著的士官室那頭，他的太太、保羅，還有蓋地都坐在一起。他用一種很大的聲音說話，大家都聽得見。『山姆，告訴船長：轉彎的時候減速。』然後，他又對保羅說：『馬達的聲音吵死人了。我們以十二哩的時速取代十四哩，又會怎樣？』

保羅正在看一本名叫『法蘭妮和佐伊』的書；這時他抬起頭來。『又會怎樣？為什麼——』他正訓練自己：在美國總統面前，不要直呼其名而不姓。儘管他們大學時代曾有室友之誼；儘管總統初掌大權的幾個月之中，他一時無法適應他的朋友身為美國總統的事實——這種心理已有越來越弱的趨勢——非但如此，總統還敦促他以舊日的暱稱『賈克』名之。保羅現在已經進入了將『總統先生』視如常人的階段，因此，他和他的朋友交談，大抵不冠以任何頭銜。『——為什麼？我告訴你吧！如果我們以十二哩的時速取代十四哩，那也就是說我們到達「約翰走路碼頭」的時間將是十二點四十八分，而不是十二點四十四分。普萊西這一著急，怕不成了老頭子了！』普萊西是一名副官，他把總統的各種活動時間一分一秒地扣得緊緊的。每當總統由甲地前往乙地的途中，他簡直憂心如焚。

『除非我叫普萊西變成老頭子，否則他不會這麼做的。』總統發著牢騷，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這時候，祕密安全人員走進了士官室，向他提出報告：『閣下，我們必須回航雅尼斯港。』

『你說什麼？』

『沒錯，閣下。值日副官用無線電通知我們。他說要你回去，十萬火急。』

『要他們派一架直升機到大島接我好了。』

『閣下，值日副官不準備這麼做。他說他們馬上要你回去。』

此刻，他的太太把眼皮從正在看的一本書上抬起來；每個人都緘默不語。

『好吧！』他斷然做了決定。祕密安全人員迅即走向機房。

現在，馬林號以全速行駛，時速十六浬以上。船上的人除非放開喉嚨大叫，否則很難讓別人聽到自己的聲音。引擎的嘈雜聲就某方面說來，使得這種時刻比較易於忍受。因為，要是甲板上安靜無聲的話，大家多多少少會論長道短。如果卡洛琳有三歲大，或許將代表大家說出內心的話：『爹地，我們爲什麼要回去？爹地，爲什麼呢？』可是，換了成年人置身於此萬般窘迫的情況下，就不會這麼做了。沒禮貌。碰到類似的問題，一個做總統的應該怎麼回答呢？『親愛的，我不知道。可能是印地安人攻下了諾克斯堡。可能是密西西比河流到聖路易之後，決定東折。可能是國防部長席捲了爹地所有的機密投奔蘇聯去了。我們只有靜待分曉。』保羅、蓋地和賈姬重新開始看書。不過，一個觀察入微的人定會發現他們現在翻動書頁的速度比起出航途中要慢多了。

值日副官拿著電文在恭迎他。總統走上碼頭，接過摺好的電報紙，很快地看了一遍。之後，他轉頭對他太太說：『上船去，繼續原定的野餐計劃。說不定待會兒我還來得及參加。要是我趕不及，就等你們回來再見面吧！』

『好的。』她說。保羅和蓋地不約而同地望著他，露出疑惑的神色。他略一停頓之後，輕聲說道：『柏林。他們正在分割這個城市。』

2

『噢，我親愛的孩子！漂亮的小布萊克呀！』布萊克福·歐克斯發現他母親和他上次見到她的時候比較起來，一點兒也沒有改變。他想：這算不得百分之百的好消息，只能算是百分之九十五——不，百分之八十五罷了。打從他十六歲開始起，就很難忍受對於他容貌的讚美。而今卅五歲的他，要是像現在這樣私下聽見母親的誇獎時，倒也可以很從容地將之視為母性的嬌寵，不予理會。討厭的地方就在於他母親當著一大羣素無瓜葛的陌生人面前，也毫不隱諱地宣揚兒子俊美的外表。『媽，』上次他母親大肆侵犯他的隱私時，他曾經提出抗議：『如果你再亂說話，我發誓一定在自己的鼻子上套個金圈圈，還要剝掉幾根手指頭。』然而，這並沒有嚇著她，讓她變得安分些。

『小布萊克，你永遠都會這麼漂亮的。』

『好吧，』他說：『好吧！如果你是在讚美我的靈魂，很可以這麼說，聽來倒也順耳。由於你不是我的懺悔牧師，別人聽了想必也容易接受。而從另外一方面說來，沒有一個人的靈魂是美麗的。』

媽，自從上次我們相見之後，我就沒有進過教堂了。」卡蘿夫人發出興奮的歎息。

『艾烈克在家嗎？』布萊克福一面脫外套，仍不忘問及他的繼父。

『他出去了，不過他會回來吃中飯的。他知道你要來，可是又不能不去赴約。顯然地，這事兒很難辦，因為和他從前那個上士海瑟柯立夫的遺孀有關。海瑟柯立夫戰死之後，他太太又嫁了人，她第二任丈夫十分富有。小布萊克，我是說很有錢、很有錢喲！我猜：肥皂都是他的。』

『「肥皂都是他的。」此話怎講？媽，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他開了一家賣肥皂的公司？』

『不，親愛的！我說肥皂都是他的。每當你用肥皂洗手的時候，海瑟柯立夫的前妻的第二任丈夫——他叫什麼名字來著？我永遠記不住——就可以從中取利。噢，當然了，利潤並不算怎麼大，也許只能說是蠅頭小利而已。可是你要知道，當你把所有洗手的人都加在一起的時候——我們自然不能不面對一項事實：世界上有些懶人是常洗手的——還有，小布萊克，事實上有些人也買不起肥皂——總之，』卡蘿夫人率先走上了波特蘭大廈五十號的樓梯，將她兒子安置在壁爐對面的沙發上，俯身以火絨點燃了壁爐中井然就列的圓木，湊近火光跟前，繼續她未完的談話。『總之，你該算得出來，那可是一大筆了不得的財富。』

布萊克福——這位耶魯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在建築工程方面擁有許多實際的經驗；另外，也曾從事於幾項較為艱鉅的工程之探討。這時，他覺得由他母親談話中，可以毫無條件地接受的是：他繼父從前的上士的前妻，嫁給了一個經營肥皂生意的人；如此聽之爾爾，聽之爾爾。然而，他想到了——一個問題：『艾烈克為什麼關心她的錢呢？』

『你要知道，』卡蘿夫人一面說話，一面在她兒子的茶杯裏面倒進了更多的牛奶，她總認為他攝取牛奶的數量不夠。因為二次大戰初期，他還是個孩子，在學校裏自行處理膳食，却謹守著禁慾主義者忘我的刻苦精神。『肥皂大王死了，把所有財產留給了他太太。現在，她想在林肯郡的軍事訓練所在地建造一座紀念像來紀念她的第一任丈夫海瑟柯立夫上士。』

『我認為她的做法非常好。』

『不錯，親愛的，她是很好。但艾烈克說，這種褒獎太不合適了。海瑟柯立夫上士的遺孀堅持要把她前夫的英勇事蹟鐫刻在她出資捐贈的紀念像上面。她提議引用艾烈克一九一八年所寫給她的一封信上的文句作為紀念文字的內容。』

『哦，我看問題就出在這裏。要是艾烈克當時寫信的對象是個文君新寡的女子，筆下難免有點兒——浮誇。畢竟，那時候他只有——一九一八年，他只有二十二歲吧？』

『問題不僅僅是你繼父誇大了海瑟柯立夫上士的戰功。事實上在於他所寫的根本虛有其事。』

『你是說：海瑟柯立夫並非因為英勇作戰而喪命疆場？』

『他死在戰爭當中沒錯——你父親什麼話都對我說了——但不是被德軍殺死的。』

『爲什麼？』正在喝茶的布萊克福抬起頭來。

『事情是這樣的：拂曉之前，屬於你繼父那一連的第一排軍隊要攻上德軍的火線；十分鐘以後，第二排應該跟著攻進。曙光乍現的時候，有個兵士看見大樹後面躲了個人，以爲他是德國方面的狙擊兵，於是開火射擊。結果發現那人竟是海瑟柯立夫——他趁著伙伴們英勇進攻的當兒，躲在一棵大樹

後面。你繼父認為沒有必要在海瑟柯立夫太太面前敘述她丈夫的膽怯行爲，你知道——艾烈克這人的心地有多麼好——於是，那天晚上，他和其他軍官們坐在一起的時候——顯然地，他們不知從那兒弄來了一整瓶威士忌——艾烈克開始寫信，而包格中尉——你從沒見過的，他是個了不起的人——在旁邊添油加醋。過了一會兒，少校也捧起嘴來了。等到你繼父把信寫完——『卡蘿夫人歎了口氣，道：『我恐怕是那瓶威士忌發揮的力量，海瑟柯立夫士官的英勇簡直可以和天神媲美了。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之中，你繼父什麼事情都沒法兒做，因為他得不斷設法向海瑟柯立夫太太解釋：爲什麼她丈夫沒有被推薦受頒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原因。』

這時，艾烈克爵士走上樓梯的沉重腳步聲傳入他們耳中。布萊克福站起身來迎接他，頭髮漸禿、身材肥胖，和往常一般穿著條紋褲、晨間禮服，戴有爵士項鍊裝飾物的繼父。他們熱誠地握了握手，艾烈克爵士從妻子手中接過一杯茶，坐在另外一邊的沙發上。

『我說，』他的口氣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他們靜靜地等著他往下說。『我說，』他又重複了一次。『這件事可真棘手。』

『親愛的，你怎麼處置呢？』

『這個嘛？我，唔，』艾烈克爵士清清喉嚨，道：『我對司佩洛夫人說——』

『司佩洛，正是這名字。小布萊克——原諒我，艾烈克——』

『我對司佩洛夫人說，海瑟柯立夫曾在他的指名留給國王陛下的公文中提到：盡忠國家，他死而無怨。他不希望他的死引起大家的注意，唯願在國王陛下跟前做個謙卑而負責的奴才。如此而已。』